



著

海碧

回眸卢舍那
hui mou lu she na

那烟蒂灼痛了我的公民意识
na yan di zhuo tong le wo de gong min yi shi

『精英生活』的陷阱
jing ying sheng huo de xian jing

回眸卢舍那
hui mou lu she na

救赎后的期待成为一种惆怅……
jiu shu hou de qi dai cheng wei yi zhong chou chang

城市峡谷的裸体大卫
cheng shi xia gu de luo ti da wei

带泪的角落
dai lei de jiao luo

人间四月天
ren jian si yue tian

祈祷生命的耳语
qi dao sheng ming de er yu

带泪的角落
dai lei de jiao luo

回眸卢舍那
hui mou lu she na

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挂在柜门后面
yi zhong ke gu ming xin de si nian gua zai gui men hou mian

精英生活

河南文艺出版社



海碧

著

祈祷生命的耳语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祈祷生命的耳语/海碧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0623-762-5

I. 祈… II. 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78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20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2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222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62-5	定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自序

曾经初恋时不懂爱情的我，心怀忐忑地追慕邻里同窗，信写得冒失而青涩，惴惴不安如跌偷天陷阱当属情有可原。二十岁上，从警两载后，借赴江西办案之机，“假公济私”云游庐山美景，乘船沿江夜行，卧铺车厢里邂逅异性的倾心长谈，一路的情、景、物、人，感慨得我泪流满面后想追记成篇，却失语如哑地握笔发愣于纸端。这才着急上火地开始认真而又杂乱地读书。读着读着，就遭遇了写字的诱惑，中了毒似的不能自己——随着缪斯浸染了我的青春梦想，飘升起来。于是，由刑警转行到海军文工团，由演员干到导演，由诗歌写到小说。如今东瀛留学归来，又误打误撞地被嵌入文化官僚的格式化体制内，在蜗牛一样软磨硬泡的政府程序里俗成一个“人首马身”般内心交困的矛盾体。混迹在自以为很有文化的“求发展、追发达”的城市里，既不精英也不草根地在各种文化现象中觅食残喘。

我是说，我喜欢读书，但不属“自幼”，读得很晚。

我不善舞文，又常常心里有话不吐不快，结果开始了弄墨。

读书杂，学养亦无根基。“人从哪儿来，将到哪儿去”之类的命题，太哲学，在我大脑的沟沟壑壑里绕不过来。只能懵懂着不受任何逼迫的驱使，驾驭

着思考的马车,感知生活历程。不翻阅凯鲁亚克《在路上》青春撒野带来的缱绻;没有穿过黑暗寻求光明,为寻求真理舍生忘死的凛然;当然,也不愿扮演用自言自语舔舐自己的文化自恋者,哼唷嘿嚒地喘息在文化思辨的路上。只想做一个孤独的文化守夜人,以自觉的道德激情,唤醒爱心和善意编织的关怀和悲悯于沉睡中。凭借博爱和慈悲的抚慰,使无力的弱势者强健,让悲观如我者坚持前行的脚步。或者说,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把正在经临的世事万象带给我的思考,借文字的描摹,完成拒绝遗忘的编码。力求“天地之间”作为文化人“个体为尊”的人格健全。毕竟说来,这个狂欢节一样无限娱乐的时代,经济关系日盛、道德关系渐衰的公共生活空间,仍有许多严肃甚至沉重的话题需要我们面对和参与。

有时候,真理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甚或冰凉。而人文关怀的悲悯,就存放在每一个心灵不甘寂寞的孤独里。只要它们靠在一起,就会比理想温暖,比幸福重要。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真理和幸福,不必埋怨人们在行色匆匆中淡忘了它。即便在时下的出版物被你推我搡地时尚化、娱乐化,甚至著名的艺术家也耐不住寂寞,开始自愚愚人、扎堆现眼地打压民众的阅读品位和观赏意愿的当口,我也不能放弃在历史遗存的背影中,或文化斗篷的遮蔽下,做“且介亭”式的感叹和希冀。

感叹,简而易行;希冀,举步维艰。

前者是一种精神呼吸,后者是面对文化的下意识敌视里的泅渡。泅渡已不再是面向对岸不断奋力的接近,而是一种被“接近”诱惑着的挣扎。所以,我不敢期许我的书写能成为一种文化棒喝的尖叫,或者蓄势待发的文化复兴前夜,合唱队伍里充数的“滥竽”。只要不被当做拆迁安置的现代文明中遗漏的理想化石,蛰伏在心灵边缘的黑暗里长眠不语就行。

守夜值更者的文化担当,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迎接那个照亮万物的太阳横空出世。想着那映人不可逼视的时刻的到来,我一直憧憬着在咀嚼责任、吞咽寂寞的夜色中,划亮安徒生传递的火柴……

为文化守夜,就是为现代文明掌灯。正如西塞罗说的“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是为了保有自由”一样。

目录

自序 1

一 驶往文明部落的随想

驶往文明部落的随想 2

感受宋陵 5

嵩阳书院感怀 9

带泪的角落 14

回眸卢舍那 20

车马坑断想 26

梦中的街道 31

夜宿少林寺 36

“古都”后的追问 41

走笔德国与北欧 45

城市峡谷的裸体大卫 59

台北淘书(外一篇) 63

二 月光下的独语

《感悟婚姻》的人生感悟 70

世纪末的文化浮躁 73

开启心智的导航 77

月光下的独语 81

到高处去,看阳光的燃烧

——关于艺术创新与维护传统的呓语 86

“说大人则藐之……” 92

生活的重建 96

谁给文学戴了绿帽子 101

咀嚼:读书与行走 105

中年的下午茶 109

书店·年味 113

我们都是“农民工”的后裔 116

“精英生活”的陷阱 121

戏剧教育拓荒者的原生态印象

——在熊源伟导演艺术/戏剧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26

“租界地”外扯闲篇 130

伪文明的抱怨 134

莫让书写的快乐蹶葬礼的步子 138

那烟蒂灼痛了我的公民意识 142

三 生命单行线

祈祷生命的耳语 147

人间四月天 150

枯叶飘落时候,所有的怀念都无济于事 159

生命单行线 164

风车下的堂吉诃德 168

四 原野上的诗化独白

原野上的诗化独白

——散谈李六乙小剧场艺术的探索 174

女性凄美人生的解读

——浅评现代豫剧《香魂女》的导演探索 178

道德失守的挽歌

——浅评小剧场话剧《福兮祸兮》的艺术探索 181

心性使然 自成一格

——读张建华“画者从于心”画展随感 186

沿着伊洛河走来的诗情 190

文化沦丧的清算

——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浅论《榆树古宅》的改编 193

悲哀的天空 快乐的星辰

——我看熊源伟导演的广场戏剧《马拉/萨德》 199

出浴后的《穆桂英》

——一次打破历史文化局限的深度表达 203

木兰·流水·涅槃 207

“常派”那一声独特的甩腔…… 211

清白地爬出下水道 214

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挂在柜门后面 218

救赎后的期待成为一种惆怅…… 224

并非无奈的感叹

——双人舞《哎……无奈》观感 228

驶往文明部落的随想

—

驶往文明部落的随想

驶出“大河村遗址”，后视镜里的夕阳像个古董似的躲在时间久远的云雾里，少了往日的光亮。柏油路面如一条宽大的时间传送带从轮下滑过，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声声入耳。平日里那种潇洒驾驶的快感，早已被头脑里膨胀膨胀不断膨胀的“双连壶”挤压得没了踪影。似乎视神经也受到了挤压，视野里，街市上每一幢耸天高楼都像是“双连壶”硕大的复制品。

“双连壶”这尊七千年前大河村先民烧制的陶器，从无数风雨战乱的混淆中沉淀入土后又被今人发掘，“大音稀声”般证明着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它色泽橘红的厚实质感，就像富有弹性的少女肌肤让人为之心动不已；那简约的纹饰足以让今日的时尚望而却步；那紧紧相连鼓满的膛肚，与其说像是一对相拥相抱的恋人盛载着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更像一对养育了大河村先民的丰乳，让你面对伟大的母性之源、美轮美奂的生命极品，在无尽的赞美和颂扬中顿生一种想瘫坐于地为她歌哭的冲动。而她却用她七千年的沧桑沉寂告诉你，当人们一代代跨过时间的河流和空间的山脉，走向现代文明部落的途中回首过去时，那曾经的岁月真是一种灿烂，一种骄傲，一种幸福。

城市的禁鸣使所有的机动车都沉默着随红绿灯变换的节奏爬行着。间或,会有一两辆“特权”车耐不住寂寞鸣着怪里怪气的喇叭声,带着几分狂妄和优越蹿出车流违章而去,使那“超越”显得额外另类。连平日里见了司机就训斥的交警也视若无睹地任他们恣肆,以往颐指气使的威风早已被挑战得像个被遗弃的村妇无奈地望着义无反顾远行的负心人……“国民素质”的低下几乎使淹没在这种“低下”里的人们缺氧了,“没文化”的诅咒也把人们煎熬得口干舌燥了。现代工业革命造就的物质文明的产物,在许多地方如同爬行在废墟上哼鸣的“屎壳郎”。

从车里出来的时候,眼前是商代城郭的残墙。映着夕阳的余晖,残墙上的蒿草正在摇曳着与晚冬的风对话。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商城遗址”就是一座被岁月锈蚀和历史尘封的文化极品。它正以其残缺的美和破落迟钝的触角向着城市的今天和明天延伸……站立在它的身边,听着从耳边掠过无力的风声,仿佛这城郭深处的历史老人正残喘着声带沙哑和齿龈漏风的语调,掰着干枯的手指向你数落今已不再的昔日风光。痛苦的是,如今有谁肯听又有谁能听懂多少他的唠叨呢——人们在物欲的诱惑和精神的沮丧中,似乎很难再去接受文化的渗透了。而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必将是人性干瘪的荒野,这种荒野里只会派生出瘟疫般的愚昧和野蛮。

“双连壶”被送进了博物馆,“商城遗址”也正在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一切不应该只是流于一种收藏性的陈设和包装性的美化,使之仅成为标志这座城市成熟度的文化参数,并以对历史遗留物的民族血缘般的珍惜度,证明我们正在努力做一群对得起先祖文明的后人。而应在大文化的架构里,使其成为一种区域文明复兴的重要支撑。让金钱摧残的文化皮层不断脱落的人们,从历史里寻找到高耸丰满、朝气蓬勃的乳房,获得吮吸那流淌着的文化乳汁的哺育和浸润,从而避免群体的文化沮丧。在走向现代文明部落的跋涉中,没有比群体的文化沮丧更让人不胜感慨万千的了。就人类的心灵而言,它所带来的灾难是远远超过了所有自然灾害的精神洪荒。“国民素质低下”的呻吟,正是源于文化认知的沦陷和城市归属感的坍塌。任何一个对本区域、本群体、本族性缺乏文化认知和归属的灵性之物,黯然的心态只会生出妄自菲薄的奴性,失去自尊的平衡和自信的建构。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优化(或者说国民素质现代化),则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它取

决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对城市而言,它就像一个健康的文化母体,市民是生长在这母体中的胎儿。毫无疑问,在文化干瘪的母体中孕育的营养不良的胎儿,先天所受到的限制,在尚未出生时就同其他新生儿拉开了距离——文化骨骼的发育不良。这种发育不良,是要几代人从风干的时间里补“亏”的。没有人希望走在现代化宽阔的街市上,不经意间看到路边几口破裂的沙锅里,残留着自己历史沉淀的“药渣”。否则,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只会在经年累月中沦为小丈夫们喜欢的“三寸金莲”。若要改良和培养健康的文化骨骼,必须找到让文化精子着床的地方。假如在新千年和新世纪的交替中,仍找不到可以让人们信赖的受精母体,那才是这个城市里比危机更可怕更沉重的危机。

街市上五花八门的参照物从挡风玻璃外匆匆而过,袭来一种驶进荒原的陌生与无助。一下子,对都市与现代文明的感性被抽空了,只留下一一种孤独给自己。视野里残留的是华灯初上的景象……灯火辉煌、纸醉金迷的酒店里,那份嘈杂与喧嚣的混响与我毫不相干。但想象的双腿却已走进那富丽的殿堂——当我们去参加隆重的文化盛宴,伴着我们的文化信使若能像某位大牌影星在广告里一样,带给人们蓬荜生辉的野力,让人们倒吸提气、张大嘴巴定格在那喟叹的瞠目时,我们端庄的举止和心生的骄傲还需要骄傲地苍白描述吗?

车前的远光灯执著地探着夜的纵深赶路,方向盘上的手不敢有半点松懈,轮胎与路面的摩擦依旧声声入耳:为了追赶文明,人们是要走很多路的。而许多人在追赶的途中才顿悟——太多的文明驿站已经被自己错过了。

追赶文明,是人类生存的不归路。谁说的?

感受宋陵

印象中巩义市上空笼罩的阴霾,就像被“五小工业”林立的烟囱吹涨起的热气球,让人不敢穿云破雾走进它。如今,明日黄花般的“热火朝天”已被它深厚久远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吹得云消雾散,渐渐裸露出其历史文化名城的芳容。

说它是历史文化名城,绝不是翻翻县志实在找不出历史与文化典籍而附庸风雅地圈出一两个当地景致称为名胜,先骗得自己相信了再去骗别人。仅仅就宋代的“七帝八陵”便足以让它拥有名垂青史的资本。更何况还有它境内的伊、洛河与黄河交汇时,漩涡里清浑两明延伸出的“太极图”以柔克刚地驯服了奔腾咆哮的激浪,演绎着黄河文明隽永的哲学理念;石窟寺里浩浩荡荡行百里而朝拜的帝妃礼佛仪仗烘托出的佛号悠悠、香烟如雾的佛位高尊;云冈石窟和莫高窟内虽拥有却难以比拟的完美“飞天”踮踮律动的美姿对观赏者心弦的撩拨,怦然激起欲与其相拥共舞的冲动;龙门石窟里气势逼人的丰先石刻原本是这里“小丰先”的仿造与放大;世俗化了的佛祖双足垂地坐像对盘坐于莲花宝座上神化佛像的反叛,令人联想到现代尘市里共和国于20世纪中叶造神运动的那场浩劫留下的隐痛,相对于佛像由神化到世俗化又重归神化,短短十几年的过程,恐怕也不

会是平稳过渡的吧？这番叩问就像巩义境内散落遍野达二百平方公里的田野石刻，壮士般沉睡于古战场，经年累月中送走凄风苦雨，辞别如血残阳……

这些弥贵家珍的生命过程，是历史君王和平民百姓留给我们的固执记忆，留给我们的喘息着时间生命的文化标本，留给我们的解读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工具书。然而，许许多多的人都更像现代文明的匆匆过客，被繁华尘世的物欲喧嚣钝化了精神末梢似的，很少接受昨天对今天和明天的昭示。这正是现代文明的悲情！

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

阴沉沉的天空，为宋永定陵铺就了一抹灰色的背景。凄风细雨黏稠了空间。一下子，好像风从千百年前吹来，雨从千百年前飘落，乌云也从千百年前压下。

脚踩着萋萋荒草负重似的踉踉而行，如同踏着宣纸上一抹湿乎乎的宋代墨迹，于凛冽中丈量着掐头去尾的宋史，心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沉重中静化出被放大的心跳声，怦怦然如久远的暮鼓晨钟，却不知谁是司晨令暮者。有点像在嘈杂的都市里，视觉听觉嗅觉虽备受光污染、水污染、广告污染、空气污染和败笔的建筑污染的困扰，却说不清谁是具体的始作俑者一样。象征着帝王死后仍驾驭万物的神道两侧，原物原位原形伫立的石雕人造像群，已被风侵雨蚀沙打磨砺得刀刻生命般粗糙模糊了。斑驳间透出的石纹肌理，也如老人皮松肉弛的面颊上岁月沧桑的沟壑，没有了血色、弹性和光泽。只是文官武将残留的目光一如既往，平静地注视着废墟般的坟冢前疯长的荒草，没有警示，也没有劝诫，只让老天替他们流着飘飘洒洒的泪……

站在宋永定陵坟冢南神门的土丘上，悲凉中，天尽管显得秃头灰脸，却是一张完整的穹廓——四周的地平线抚摸着旷野连成一片沐在雨中。比起都市里行道树挟持的一线天和高楼插进天宇让人疑为帐篷的错觉，这里有种找回了天找回了地找回了过去找回了历史的伤悲与快感。坟冢上张扬的荒草埋没了土层，也埋没了一代帝王，但埋没不了一个盛极败衰的历史。揣摩着这些荒草贫贱而顽强的生命意义，如果只是在这片僵死的帝王陵墓里伴着岁月的痕迹而干枯和返青，无

异于葬送和毁灭。它们更应该在“一岁一枯荣”的生命歌唱里,成为历史的守望者,成为历史的使节,向每一位寻访者解读:历史中曾经拥有的辉煌,烈火熊熊般只留下一片灰烬。这便是一代君王与又一代君王交接的生命链,也是一个生命与生命之间产生强大诱惑的生命信号。只是这种信号不再光亮却日益暗淡着絮絮叨叨的寓言故事,让世纪末的我们用脚步去感受贴近大地,贴近苍生。

宋永帝在皇天后土之下的沉睡中,怀抱着一个怎样的思考和困惑,让后来者去索解呢?

雨,不大。但,下得更紧了。

二

阳光下,复原后的宋永昭陵极具个性,次第而下的皇陵建筑气势之恢弘,在建筑的叙述语言上倒叙出一派“会当凌绝顶”的王者之气,也循归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中对先人跪拜的文化内涵。相对于那些号角声威、拾级而上、级级升攀的其他皇陵所营造的吞天纳地之概,宋永昭陵的一路下行,又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王朝失去了豪情和精力仍不甘衰落的声声叹息……

历史的每一次交响都向后人昭示一种惊叹,这惊叹深含着悲剧和喜剧,也深含着崇高和悲壮。在对文化遗迹历史感的凭吊中,我壮怀激烈,涌动起怆然欲泣的冲动,突然被败笔的城市建设造成的三维污染几近和谐地淹没着复原后的永昭陵全貌推向了尴尬——四周避之不去的“现代”,在阳光折射中刺人眼目,大煞风景地把感怀的对象都逼近视野的盲区,使所有的惊叹都变成了满腹牢骚……

历史,留下一种真实给我们,也让我们真实地面对它并保存它的真实。永昭陵内青石铺就的平阔中,刷新的红墙楼宇上新木置换的门窗和立柱裸露着新木的原色,看上去不像年久失修,却有几分像因捉襟见肘的资金短缺而来不及涂漆抹料的“胡子”工程。偶尔,从那楼宇般高大的乳台墙基处,也能看到复原者刻意保留出一隅裸露的砖坯供人寻访,完成被修复的记忆是对真实记忆的修复的主诉。角楼飞檐下风动的铜铃声清脆悠远,替代了惊掠而去的鸟鸣,也不见了历史的回声。

永昭陵的平阔与威严被修整得笔笔挺挺,阔阔绰绰,恰就少了几

分沉淀,多了几分浮躁。心想,为什么不保留一处坍塌,一处残缺,一处断裂,抑或一片污垢供后人吮吸呢?那才是历史分泌出的乳汁或噀出的黑血呀!眼前如此完整的陵园犹如一艘不能载重的纸船卸下了历史,我们只能和它隔岸打着相互都不懂的哑语,与昨日洒泪揖别。

对于历史,我们就是要从斑驳锈蚀中与其对话,在苍凉枯朽中与其共舞,在破败荒落中与其留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挽住沧桑的岁月,才能以我们的文化触角抚摸历史的嶙峋风骨和血脉流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驰神往于历史的深邃与寥廓,找到现代与古往的对应,进而感悟历史的生命意义和生命意义的历史感悟。

真希望不要将所有的文化遗迹都修复为旅游意义上的景点,尽管修复能使它们初始的神韵依然光彩照人,它们历史的凝重依旧沉甸甸,但它们的岁月沧桑却被“修复”破坏了,由沧桑勾起的对尘封岁月的遐想也消失了。人们只能在现代的历史宫殿里,做切断或舍弃历史的游玩。当然,不露痕迹的修复是必要的,因为它能留住岁月的印痕。而整体原貌的复原,只能是把昨天的故事撮合成今天的游戏,这游戏只会是一种虚拟而不会是现实。尤其是把它看作一种成果性的安慰时会更可怕,它的代价将是牺牲掉子孙后代拷问历史的念想。

很难推断希腊雅典卫城复原的可能性,更难以想象圆明园遗址重建后的情景。如果为了再现战国时代的刀光剑影而把青铜兵器擦拭得锃光瓦亮,战国的先民一定会发出生剥皮肉的号叫;如果为了重现长安城下兵马俑的原创风貌而为它们重新涂彩抹釉,盛唐的祖先也一定会因被扼住了口鼻的窒息而呜咽。其实人人都明白,正是有了圆明园破败的残垣断壁,才有了极富感召力的呼喊和警醒;正是有了圆明园残缺的支离破碎,才有了民族屈辱史的真实写照;正是有了上述破败与残缺的修饰,才构筑了我们走进历史的通道,建立了我们与历史的契合关系。

历史是久远的,是在岁月河上流动的。当我们把它拉出河道加以修复后,它还是历史吗?

天,又阴沉下来了。雨,还会下?!

嵩阳书院感怀

午后的斜阳里,车轮从 21 世纪的大路朝着嵩山飞旋。

毫不顾及历史、自然和人文环境关系的楼宇,一座座都像近亲粗糙仿制的水泥构筑,毫无想象力地从挡风玻璃前滑过。看上去就像一尊尊无法摆脱的赝品,克隆着现代都市的喧嚣。柏油路面蒸发的暑气和玻璃幕墙折射的炫光,让我对都市滋生出强烈的某种厌世、反叛或抗拒心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出游的季节里,朝着山西平遥、江苏周庄、湘西凤凰、福建长汀等风情各异的古城古镇古乡古村去凭吊“传统”,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时尚。我驱车而行,既非追随时尚,也不是去横岭侧峰朝山,去古刹灵境膜拜,更不是因了嵩山以它兼容并蓄的博大襟怀成为儒、道、释三大文化的共栖之地而扬名四海去探圣。我要探访的是它脚下庭院深深的“嵩阳书院”,期冀着在抱残守缺的思考缓冲里找寻一片精神开阔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一番文化纳凉的快意和放牧历史的轻松。

嵩阳书院自从北魏创建为佛寺、隋代改为道观、唐代更名为行宫、五代时期始称书院至今,历经一千五百多年了。这座流过千年岁月长河,积淀下来的中原文化遗存,会以怎样的历史风貌和渊源凝固成